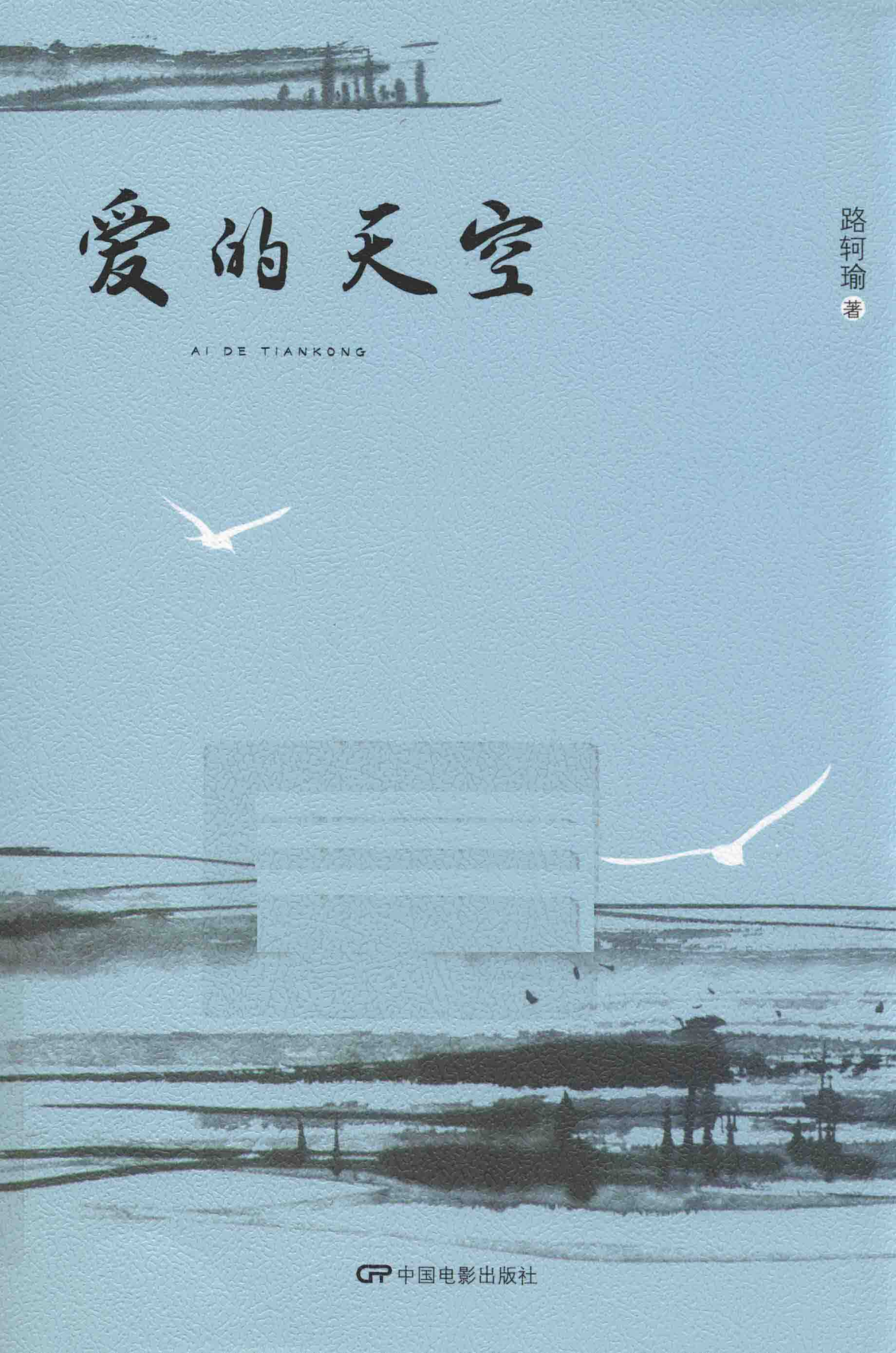




爱的天空

AI DE TIANKONG

路轲瑜
著



爱的天空

AI DE TIANKONG

路轲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天空 / 路轲瑜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106-04463-3

I. ①爱… II. ①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5989 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吴晓莉

版式设计: 沈 存

责任校对: 张莉娜

责任印制: 张玉民

爱的天空

路轲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 26 字数 /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463-3 / I · 1092

定 价 49.00 元



威豪大酒店像一根擎天大柱屹立在省城中心地带。

这座高度排名亚洲第六、通体贴着紫金色高级进口墙砖的超豪华大酒店闻名世界。四面八方涌向这里的不是金发碧眼、黑肤皓齿的外国贵宾，就是国内政界大官、商界大亨、艺界大腕、学界大师。这些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红皮肤，不是自己身居高位、身价不菲，就是为其买单者富甲一方，或者权倾一域。白天，匆匆走过酒店门前的路人抬头仰望嵌在楼顶的两个比太阳还大上一轮的金色大字“威豪”，敬畏、仰慕之情会油然而生。夜晚，人们在附近的马路、广场散步，目睹停车场上一排排“宝马”、“悍马”、“保时捷”、“劳斯莱斯”、“雷克萨斯”、“宾利”、“奔驰”等高级轿车在月光下琳琅满目，耳闻酒店传来的悠悠歌舞声，心里会由衷慨叹：“能在这里吃上一顿饭，或住上一宿，此生无憾！”

今晚，省城某重点大学即将毕业的新闻系2009届一班全体同学要在威豪大酒店最豪华的三十八层“至尊”餐厅举行毕业告别晚宴，整整四年晨昏相伴同起同居的同窗生活将在今晚觥筹交错之后画上句号。

今晚的宴席标准预计每席两万元。

如此高档的消费与班长袁志仁提议举办告别宴会的初衷大相径庭。

袁志仁，这位来自本省北部贫困农村的班长原本想，同学四年，分别在即，不知以后驴年马月再能相见，也不知以后各人会变成啥样，应该采用传统的“酹酒话别”方式，举办一次告别宴会，让大家记住这个难忘的时刻，也让同学之情在这最后的时刻达到最大限度的膨胀、升华。至于消费标准，他想定在每席三千元连菜带酒。时下这个标准在省城的餐饮消费中是有些过低，但他认为酒店不在

好耍，能坐下屁股则可，菜肴不在佳差，能吃饱肚子则可，酒水不在贵贱，能助兴添乐则可。家乡神羊岛的乡亲们婚丧喜庆三百元一席也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关键不在形式在内涵，不在过程在结果。他把标准定这样低，还因为他想实行AA制。他认为告别宴会是人人参与的集体消费，谁也不能捂着口袋不掏钱，或少掏钱。他知道同学们的家庭经济有天壤之别，如果把标准定高了，会有人丝线扣豆腐提拎不起，而一席三千元，每席十多人，每人不足三百元，全班大概人人口袋有。

可是，当袁志仁在三天前的最后一次班干会上提出举办告别宴会的设想时，马上遭到副班长邬嫣娜的反对。邬嫣娜不是反对举办告别宴会，而是反对AA制和消费标准。班干会是下午在教室楼下的树荫里开的，袁志仁话刚落音，她就说：“AA制是平均主义，邓小平反对，我也反对，抗日救国能搞平均摊派吗？建设新中国能搞平均摊派吗？实现现代化、振兴祖国、统一台湾能搞平均摊派吗？不能！大家现在都是靠家里人掏钱过日子，而万家灯火，明暗不同，有的人家多掏十万八万眼珠不转一下，有的人家多掏百儿八十就咬掉牙来，这能搞平均摊派吗？尤其是这都毕业了，还要叫家里放血，这不是让人家大树长成了还要挂鸟笼嘛！人家能开心吗？强弩之末，多走一寸都难啊！”

邬嫣娜貌如其名：白皙俊俏的白果脸上眉清目秀，修长曼妙的魔鬼身腰婀娜多姿。如此品貌的女孩，其言行举止多与“柔”字结缘：温柔娴静，柔声细语。可她偏偏心口直通，想到就说，风风火火，大声豪气。同学们说她样子像貂蝉，性格像张飞，上帝犯了搭配不当的错误。

面对邬嫣娜的强力诘难，袁志仁显然准备不足，这个去年才在全校学生辩论大赛中获得优秀正方辩手，名字还在《光荣榜》上挂着的班长，竟然进退失措：“我……，我不是……，我没想那么多。”

团支部书记邢蕊不愿看到袁志仁太难堪，边摩挲倚着的法桐树干边为他解围：“我认为他的想法不全错，举办告别宴会是对的，不讲排场不浪费也是对的，就是AA制不能搞。我看就由我来承担宴会的全部费用吧！”

邢蕊轻声软语，如细雨润物。而她身材略胖，肌肤欠白，眉眼也显粗犷，同学们说，她和邬嫣娜的性格对调一下，两人的像貌与性格就步调一致了。

“你打算花多少钱？”邬嫣娜盯着她的脸问。

邢蕊思索一下：“全班四席，每席三千，一万二，够了。”

“你哪来的一万二？”

“跟我爸掏换！”

“你爸会同意？做梦！你爸要这么大方，他就不是清官！”

“你……”邢蕊被呛红了脸。

邢蕊爸是本省现任副省长。

邬嫣娜莞尔一笑：“逗你哩，别生气。看来承担这次宴会费用的人非我莫属了！”接着摘一片树叶在手里把玩：“我要到威豪大酒店为大家办告别宴会！”

“威豪大酒店？”袁志仁、邢蕊和其他三个班干都瞪圆了眼睛。大家都知道这是省城最奢华、消费档次最高的大酒店，到那儿开一席不达万字进不了门。

“你哪根神经搭错了？”袁志仁错愕地看着他。

邬嫣娜也看着他：“我哪根神经都好好的，我就是要到威豪办，我要按人均两千以上的标准办，我要让大家体验做富豪权贵的滋味，将来不做富豪就做权贵！”

“做富豪就烧钱？”一向语气绵柔的邢蕊声音有了些硬度：“除非你不跟你爸掏钱，否则他不会让你拿钱当废纸扔！”

邬嫣娜看她一眼：“你以为我爸是你爸呀！”

邬嫣娜她爸是全省房地产界闻名遐迩的大老板，在全国十一个大城市有楼盘，最近正在冰岛国参加一块黄金地段的竞标。

袁志仁这时才有些思路。他觉得现在体验富豪滋味跟将来做富豪没有因果关系，但没有必要在这个话题上纠缠耗时间。于是他说：“宴会的消费档次决定于主办者口袋里的钱多少，我们现在首先要确定的是由谁来主办。我认为告别宴会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要自己办，我们不能剥夺大家为自己办事的权利。同时要尊重他们，让他们看口袋办事。因此这事必须经过全班同学会讨论，让大家决定。”

袁志仁这番话有不少是为自己说的，因为他是全班最穷的学生，至今没有电脑，没有手机，甚至写字做作业仍用吸水钢笔，揩汗擦脸仍用小手帕，被同学们叫做“原始人”。他又向来坚持自己的事自己做，不肯接受别人援助。

邬嫣娜信心满满：“我保证一次性通过由我主办，而且同意我的消费标准！”说着，把手里的树叶扔了。

班会于当晚在教室举行。

袁志仁先到讲台前说了议题：让大家讨论告别宴会是否实行AA制，从俭进行，还是由邬嫣娜承担全部费用到威豪大酒店高标准举行。他本人赞同前者，并阐述了理由。之后，邬嫣娜走上讲台。她先用红粉笔在黑板上飞快写了“从威豪大酒店出发”八个醒目大字，然后对大家说：“关于威豪大酒店的奢华，大家可能有百闻而无一见，但我屡见不鲜，那里的奢华确实是我们这些未出茅庐的黄毛丫头和毛头后生难以想象的。但我就是要借这次宝贵的告别宴会之机，让大家体验

一下那些权贵、富豪们是怎么生活的，让我们以这次宴会为起点，从威豪大酒店出发，走向社会，走向理想，走向未来，十年二十年后我们也是权贵和富豪！未来是我们的，别人现在获得的成功，包括我爸爸的成功，我们未来同样能获得，关键是要以此为目标。我爸爸十分支持我的想法，他说：‘丫头，花多少钱你说了算，但我们商人是要回报的，你们班将来有四分之一同学成为权贵或富豪才算对我的回报。你要告诉同学们，威豪大酒店是成功人士去的地方，不想成功不敢成功的人就别去了。为能人志士花钱，我一掷万金。为胆小鬼花钱，我一分也吝啬。’在这里，我要问一问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想成功敢成功吗？敢去威豪大酒店吗？敢从那儿向成功出发吗？”

同学们齐声呐喊：“敢！敢！我们敢！”

黑板上的粉笔字刷刷往下掉灰。

为了查证是否全体同意，邬嫣娜又让大家举手示意。

她发现只有站在讲台左侧的袁志仁没举手，便大声发问：“‘原始人’，你同意不同意去威豪呀？”

袁志仁愣怔一下，看看大家，无奈地举起手：“我同意。”

马上引来一阵哄笑。

袁志仁苦笑一下，心里有种被人堵了嘴巴捆了手脚的感觉。

他没想到邬嫣娜会有这么强的煽动力。



告别宴会预定在晚上七点钟开始，六点钟就有同学三五成群地往威豪大酒店进发了。

“至尊”餐厅是酒店专门用来接待高级贵宾用餐的场所，这里曾经接待过中央高官、外国总统和政府总理。

几乎每一个同学走进来都抑制不住地惊叫：“哇噻！”

这里的装饰、摆设，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地上的猩红地毯编织着有绿叶扶衬的粉红荷花图案；四面墙上分别有省内著名的四位国画家和四位雕塑家按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合作雕绘出的满墙花鸟鱼虫浮雕画；四个墙角各摆一个一米多高，形态分别是龙虎鹰马，触感温润、细腻，滑如凝脂的珍奇灵璧石；黄蓝相间的凹凸式方格吊顶上悬挂着四盏珠穗式水晶大吊灯；四张紫罗兰台布蒙着的圆桌中央各有一盘形象逼真的山石盆景，造型分别是泰山、黄山、华山、衡山，捺下电钮，这些山石和已经摆满各色诱人冷菜的海蓝色转盘一起缓缓旋转，并低声播放《祝酒歌》；餐桌四周是清一色红木雕龙花椅。

同学们赞叹这里的奢华，更赞叹这里的高雅，个个振奋不已。

六点四十五分，宴会东道主邬嫣娜开着自家的红色宝马来到酒店，挎着栗色小坤包乘电梯走进“至尊”餐厅。一进来就清点人数，发现只有袁志仁没到，连忙问在她前脚刚到的邢蕊看见袁志仁没有，邢蕊说没看见，她又问大家，大家都说不知道，有人说从上午起就没看见他了。她不禁着急起来：“这个‘原始人’，干什么去了？”

邢蕊拿出手机，看看时间说：“别着急，还有十五分钟呢！”

“不行，我得下去，到门厅等他，别让这位班长摸迷了。”郭嫣娜说着往门外走去，走到门口又回头，要大家先按席位卡的名单各就各位，待袁志仁一到就开席。

来到一楼接待大厅，她先环顾四周，见进进出出的人流中没有袁志仁，便走出大门，朝四下张望，仍没有他的影子，不由在心里埋怨道：“我的袁大爷，你都上哪去了，又不用手机，叫我怎么找你呀！”

这时，她想到一个问题：“他不会因为我反对AA制，又执意要到这里高档消费而赌气玩失踪吧？”她觉得太有可能了。现在想来，那次班干会和后来的班会，她的所言所行未免太过张扬，太过狂傲，太过偏执了，让袁志仁的初衷成为泡影。特别是由她承办如此高档的告别宴会，在他看来他要背负她两千元以上的人情债，虽然这个人情债是她志愿给的，是给全班同学人手一份的，而且是不要偿还的，但这对于从来不愿有负于人的袁志仁来说肯定难以接受，不能接受就回避，就躲开，就玩失踪。

这时，她又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学期，经过三年观察，她觉得袁志仁各方面都优秀得让她炫目，根据大学生们普遍遵循的“大一休息，大二学习，大三恋爱，大四择业”的潜规则，决定向他射去丘比特之箭。她的第一个姿态是送给他一部三千多元的诺基亚新款升级版智能手机，先帮他部分结束“原始”状态。她以为自己深思熟虑的“雪中送炭”一定会首战告捷，让他俩的同学之情大幅升华，没想到当她约他出来将手机送给他时，他却坚决推辞：“这个东西太贵重，我万万不能承受！”她万般无奈只好坦露心迹：“我的心快被你摘走了，我俩以后不分彼此，好吗？”他如雷贯耳：“你没喝酒哪来醉话，我一个草根小子别说摘你这个金枝玉叶的心，就是摘蒿柳桑麻的心都难以做到。”她以为他出身农村家境贫穷心藏自卑，接二连三约他深谈，他难以回避，竟向学校打报告要求调班。这个结果太意外了，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她只得收起赠手机送芳心的念头。

“他真可能不来了。”郭嫣娜心里阵阵发紧。她不是认为少他一人宴会就办不下去了，而是觉得他是一班之长，这样重要的活动独独少了他，会让人感到活动不完美，以后任何时候想起来都是很大遗憾。她也会因为自己是承办者而永远感到对不起大家。

“好袁大爷们，快来吧，下次我拿你当皇上，百分之百听你的！”郭嫣娜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接待大厅里的电子钟显示时间已是晚上七点整。

袁志仁还是不见踪影。

恰在这时，郭嫣娜的手机响了，是邢蕊打来的，说袁志仁已经到“至尊”餐厅了，让她赶快上去。

邬嫣娜喜出望外，连忙奔往电梯。

在电梯里，欣喜之余，眼见楼层显示器上的数字快速置换，她的头脑里又闪出一个问题：“他是从哪上去的呢？”

“至尊”餐厅里，两个一般高矮，一般胖瘦，都穿白色紧身小褂、绿色迷你超短裙，都头戴红蓓蕾帽的漂亮女服务员正在往席上摆酒水：每席两瓶“五粮液”、两瓶法国“拉菲”葡萄酒。不少同学围着看，他们对这两种中外名酒虽知其名，但从未品尝过，心里不无激动，要不是碍于两个陌生的女服务员，他们早欢腾雀跃了。袁志仁一边看服务员摆酒一边和几个男生站着说话。邬嫣娜急火火地走进来，见他一脸淡定，不由走上前去，重重拍一下他的肩膀：“嗨，哥们儿，你可是首长开会，不到钟点不进场呀，可让我在一楼门厅望穿秋水啦！”

袁志仁看她一眼，笑道：“你那是无病吃药，你打开本人的档案，看有没有集体聚会迟到的不良记录。”

邬嫣娜本想说：“可这次不一样。”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换成了：“可你从哪儿进来的呀？”

袁志仁诡谲地一笑：“我是‘原始人’嘛，攀爬腾跃飞墙走壁是我的强项！”接着说：“开席时间已到，闲言少叙，你这个东道主该致辞了。”

邬嫣娜犹豫一下：“我就不说了，还是你这个大班长说吧。”

袁志仁也不推辞，他先让跟他说话的同学按席位卡上的名单各自入座，然后笑着对大家说：“兄弟姐妹们，告别宴会马上就要开席了，为了这场宴会，邬嫣娜可是既献心血又献钱，遇到这样的副班长是我们的运气，今晚的告别宴会真要能让我们吃出理想喝出志气，将来成为达官贵人老板大亨，大家可不要忘了是邬嫣娜给我们脚下安的起跑器哟，要挨次到这儿开席回报她，不得低于今天的档次。日后如果国家直选总统，大家要为她捐献竞选经费，确保她成功当选。有她做总统，十三亿人就是十三亿富翁。”他显示了调侃才能。

“好！”顿时笑声一片。

这时，两个女服务员已经用训练有素的规范动作为大家斟了酒。根据各人意愿，男生大多是白酒，女生大多是红酒。

袁志仁将邬嫣娜拉站起来，又让她端起酒杯，说：“你宣布宴会开始吧！”

邬嫣娜还推辞：“不要传来传去，就你顺势说了吧！”

袁志仁俏皮地说：“就一句话，你们家花几万块钱就买到你说一句话的权利！”

邬嫣娜跟着俏皮道：“那可不行，我偏要多唠几句。”接着举起酒杯对大家说：“在我宣布宴会开始前我想对大家提个要求：就是放开喉咙喝，松开肚皮吃，不

要为我爸省钱，他的钱是人民的剩余价值，得让他返还给人民！”在大家的笑声中，她提高嗓门说：“现在我荣幸地宣布：我们班毕业告别宴会现在开始！”

同学们纷纷起立举杯，随着邬嫣娜说出的“干杯”二字，仰起脖子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邬嫣娜和邢蕊坐一起。一坐回席上，邢蕊就对她说：“让两个服务员先出去吧，我们是同学聚会，大家会肆无忌惮，她们看了……”

邬嫣娜随口应道：“这怕啥？那些大官大亨们聚会满口荤话黄段子她们也寸步不离，面对低级趣味下流动作也在所不避，她们百炼成钢了，就让她们呆着，该她们做的一个不少，我们该享受的要百分百享受足。”

邢蕊不语了。

冷菜转盘在低低的《祝酒歌》声中把一盘盘五颜六色荤素相间味道鲜美的冷菜依次传送到同学们面前，大家开始尽情享用。

热菜陆续登席，有地中海龙虾、新加坡鱼翅、日本海参、韩国鲍鱼、德国小牛排、台湾燕窝……有大盘共享，也有小碗分食；有可以大块朵颐的，也有只能浅尝辄止的。几乎每一道菜上来大家都会为开了眼界而欢呼。

佳肴诱发饮酒欲望，酒精燃起胸中激情。随着两个女服务员上菜斟酒款款扭动的腰肢和频频举起的玉臂，宴会渐渐推上高潮。同学们先是邻座敬酒，接着同席敬酒，再接着走下席位到另席敬酒。有敬必有还，有来必有往。一时间，餐厅里觥筹交错，人流如梭，你呼我叫，人声鼎沸。两个女服务员跑东跑西，忙前忙后，要不是冷气鼓着劲儿吹，她俩早就被汗水煮蔫了。

同学们的敬酒词大同小异，不是“祝你早日找到称心工作”，就是“希望今后保持联系，让我们的同学之情万古长青”，或者是“日后你要升腾发达成了达官贵人，可要拉老同学一把”。

袁志仁和每个同学敬了酒，回到自己席位，放下酒杯，想到眼前这么多亲如兄妹的同学明天就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心里忽然生出一缕不舍之情，并不断弥散扩张，很快充满胸襟，饮酒之趣荡然无存。见有不少同学也放下酒杯，脸色凝重，他知道他们心里也在被离别之痛折磨着。

这时，坐在邻席的邬嫣娜走过来对他说：“全班四十几个同学只有你在校刊上发表过诗歌，此时此刻，你难道不想吟首诗给大家留个念想？”

袁志仁本想推辞，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情吟诗？但见同学们都默默盯着他看，他不能推辞了，觉得这无声的期盼是发自内心的，不能让他们失望。

他站起身，略一沉思，放声吟道：

“人生几多苦？

离别最是苦。

一声再见，从此不再相伴；

一句珍重，今后难知饥饱冷暖。

同学时，清茶共饮甜又香；

离别后，玉液琼浆皆是苦。

苦，苦，苦，

苦不在嘴上，

恰在心头。

唯愿君走好，

一路畅无阻！

人生几多愁？

离别最是愁。

一声再见，从此不再厮守；

一句珍重，今后只剩相思万缕。

同学时，情如手足乐无比，

离别后，几多牵挂几多愁。

愁，愁，愁，

愁不在眉梢，

恰在心头。

唯愿君鸿运，

平安到永远！”

吟毕，袁志仁默默坐下。

没有喝彩，没有掌声，餐桌上的转盘都关了《祝酒歌》，餐厅一片沉寂。

忽然，有人低低啜泣。接着有更多人啜泣。

忽然，有人大叫：“我不要毕业！”接着有更多人大叫：“我不要毕业！”

餐厅里哭声一片，叫声不断，哀痛之情如波涛澎湃。

两个女服务员也跟着落泪。

砰，有人往地上摔了酒杯。

邬嫣娜愣住了。

袁志仁一跃而起，见许多同学举起了酒杯，猛喝一声：“不准摔酒杯！”

哭声叫声倏然停止，空气凝固了。

大家都惊疑地望着袁志仁。有人小声嘀咕：“摔只酒杯有啥的？”

“地毯落上玻璃渣怎么打扫？我们发泄了，痛快了，却让别人难受了！”袁志仁一脸冰霜。

两个女服务员相视一笑，匆匆出门，一人抱来一大袋五颜六色的小气球，哗啦啦倒在地上。其中一个说：“来吧，踩这个比摔酒杯刺激！”同学们心领神会，纷纷过来用脚踩气球。

“啪、啪、啪”……气球爆裂声此起彼伏，餐厅里笑声不绝。

邬嫣娜终于松了口气。从有人摔酒杯开始她的心就悬了起来，这个势态若不遏制会引发不良事件。她感激地看一眼袁志仁，在心里说：“瞧这哥们儿，吟起诗来情深义长，催人泪下，吼起嗓子又气势镇人！”

宴会在十点半钟结束。大吃大喝大哭大笑大肆发泄之后，散席时大家三五成群相继离去，倒显得安逸、平静。

邬嫣娜送走大家后，去一楼大厅吧台结账，见邢蕊站在吧台旁，不解地问：“你怎么不走？”

邢蕊微笑着说：“我等你结账，看看今晚花多少钱。”

邬嫣娜摆摆手：“这你就别管了，不管花多少钱，我爸都高兴，我也高兴！”一脸奉献者的快乐。

收银小姐将账结出来了，她将消费单递给邬嫣娜：“总计消费八万八千九百五十元，根据酒店九折收费的优惠规定，应收八万零五十五元，你就交八万元吧！”

邬嫣娜马上笑道：“人均消费不足两千，没超预算。”说着从坤包里拿出银行卡递给收银小姐。

邢蕊皱眉嘀咕：“花得太多了！”

收银小姐只刷走七万八千元。

邬嫣娜看了刷卡单，不解地问：“还有两千元怎么不刷？”

收银小姐说：“你们中有一人免收。”

“为什么？”邬嫣娜甚为惊讶。

邢蕊也瞪圆了眼睛。

“这个人不愿让别人为他花钱，他要求该他承担的消费由他为我们酒店打工偿付。”收银小姐说。

“他是谁？”邬嫣娜急躁地问。

邢蕊小声说：“别问了，这人非袁志仁莫属。”

收银小姐打开文件夹翻到一张纸看了看说：“没错，这人就叫袁志仁，今天

已来上班一天了。”

邬嫣娜恍然大悟：“我说今晚怎么在门口没等到他，他却进了餐厅，原来他在这儿上班了！”她又问收银小姐：“是谁同意他这么做的？”

“当然是我们总经理喽！”收银小姐说着扬起文件夹：“呶，这是他发来的便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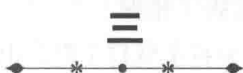
“这……”邬嫣娜摇摇头：“这个‘原始人’，真拿他没招。”

邢蕊碰碰她胳膊，劝她别太介意，袁志仁向来拒绝帮助，不欠人情，如此行为并不意外，就顺其自然吧。

邬嫣娜想了想说：“打工就算一天一百元也要打二十天，别人明天就走了，他要迟二十天才回家，我这不是害了他嘛！”

邢蕊安慰她：“这不怪你，他要打工就打工吧，山洪要暴发，江河要入海，我们拦不住。”

邬嫣娜不语了，挽着邢蕊的胳膊心情纠结地走出大厅。



由于昨晚睡得太迟，一向六点钟起床的袁志仁今早七点钟才醒来。同舍有两个赶早班车的同学已经收拾好行装，便和他握手辞行。其他五个还在熟睡的同学被惊醒，纷纷爬起来揉着惺忪睡眼和他俩握手告别。这五个同学买的都是中午的汽车票、火车票，他们还可以在这间住了四年的宿舍再呆三四个小时。袁志仁因为要去威豪大酒店上班，晚上下班回来他们早已走了，等那两位同学走后，也跟这五位同学握手道别，他要在八点钟前到班，中午不回来了。有同学问他何时离校，他说：“等天把吧，我还有些事要做。”

昨晚的告别宴会似乎让同学们的惜别之情倾泄而尽，今天的告别现场显得情感缺失，寡淡无味。

袁志仁在威豪大酒店打工的事，除了昨晚从酒店收银小姐那儿得知一二的邬嫣娜和邢蕊外，全班无人知晓。那次班会开过后，他意识到由邬嫣娜承担高额费用到威豪大酒店举办高档告别宴会的势态不可逆转，便产生了到威豪大酒店打工抵算该他承担份额的想法。他认为别人的钱再多也是别人的，让别人为自己的消费买单，就是花了别人的钱。我们中国人是讲究礼尚往来的，有来无往非君子。人家今天为我花销了两千元，我们分别在即，驴年马月才能邂逅，才有机会为人家花费两千元？如果久拖不往，岂不成了无赖小人？当然，人家家有数亿，钱撒上天能遮天蔽日，为你花几个小钱只是指甲缝掉一粒小灰，而且人家压根儿就没考虑跟你有什么来往，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实力在摸耳挠腮间为你做点你难以做到的事，但你不能心安理得，要知恩记恩，常思报答，今日能报今日报，今日不报以后报。有恩不报者

无异乌龟王八。他想，与其在心灵上背负一笔人情债，长期压迫神经，不如现在拒绝负债。怎么拒绝呢？宴会必须照常参加，否则难以面对同窗四年的全班同学，他觉得到威豪大酒店打工抵算该他承担的份额是最佳方法。

袁志仁在威豪大酒店的岗位是浆洗工，就是在浆洗室用洗涤机将各间客房餐厅歌舞厅休闲室服务员送来的需要浆洗的各类被毯巾帘之类织品浆洗干净，然后交给烘干室烘干。作息时间为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日工资八十元。他能心想事成实在是他的运气。昨天上午，他来到酒店豪华气派的总经理室，向坐在红木老板桌后真皮黑转椅上的白胖如佛的总经理说明来意，总经理张口就夸赞他有思想有志气，说当代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没有几个不以我为核心，只想人人为我，不想我为人人的，像他这样只靠自己不靠别人，自力更生不欠别人的年轻人是凤毛麟角，并预言他今天不甘受别人的施舍，明天必能打拼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辉煌天地。还让人给袁志仁沏上一杯茶，要他坐下歇一会，他立即派人到各部门检查是否有岗位缺人。不一会，得知浆洗室的原浆洗工因妻子怀孕临产打算从明天起请假侍候妻子，他当即让人带袁志仁前往浆洗室熟悉工作，准备明早顶替，工资从今天起算。袁志仁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心里一整天都喜滋滋的。因此，他昨晚参加告别宴会的心情特别好。

与五个同学告别后，袁志仁到学校食堂买了三个菜包子当早餐带到公交站点边等车边吃。

八点整，袁志仁踩着电子钟整点报时的最后一个字走进威豪大酒店的浆洗室，开始了独当一面的工作。

陆续有各厅房室间的服务员用推车将需要浆洗的被毯巾帘送过来，袁志仁一一登记接收，然后投入洗涤机洗涤。二十分钟后，被毯巾帘洗涤干净，再取出放入电动传送带迅速传送到隔壁烘干房烘干。

随着送来洗涤的织物越来越多，六台洗涤机相继开动，嗡嗡的电机声响成一片。

袁志仁感觉很新鲜，心里有种工作者的骄傲。

午餐时间在忙碌中悄悄来到。

午餐由酒店免费提供，全体员工在一楼大餐厅一起用餐，有鱼有肉有海鲜，共四菜一汤。

袁志仁吃完午饭就回到浆洗室工作。他想，人家未另眼看你，你就得实实在在地干活。

一台洗涤机工作结束，他正在将洗干净的织品取出放上传送带，白胖如佛的总经理走进门来：“小袁，邬记者看你来了，她说跟你同学。”

他扭头一看，只见邬嫣娜笑咪咪地站在门口。他不无尴尬：“你……你怎么来了？”

邬嫣娜莞尔一笑：“我今天去省报上班了，下午来威豪采访，顺便看看你。”

“这么早就上班了？”袁志仁不无惊讶。早在一个多月前，大家就知道邬嫣娜被省报“定”去了，还知道邢蕊被省电视台“定”去了，只是没想到她昨晚才离校，今天就去上班了。

邬嫣娜说：“呆在家里无聊，不如上班充实。”她看一眼袁志仁，又说：“你不也上班了？”

“我……”袁志仁窘红了脸。

邬嫣娜摆摆手：“算了，我们不说这个了，我再次领教你不求人不欠人的光辉风采了，我尊重你的决定。”接着，她看看一旁微笑着的总经理：“我今天来威豪想采访他们是怎样以人为本，为客人提供人性化服务的，昨晚他们为我们提供气球以发泄情感的做法很新鲜，不知你感觉如何？”

袁志仁点点头：“是新鲜。”

邬嫣娜忽然说：“这篇稿子由你写吧，你肯定比我写得好。”接着向总经理介绍：“站在你面前的这位袁志仁可是我们全校闻名的著文达人、辩论达人、吟诗达人、体育达人，既是优秀学生，又是优秀学干，我今天虽名为记者，但昨天还是他的同学啊！这篇稿子由我写，刊发机率只有百分之二十，而由他写，刊发机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他现在是你的员工，何不因材而用？”

总经理惊喜地看着袁志仁说：“哎呀，我说我怎么感觉你有点与众不同呢，原来是高材光临，怪我眼里水少将宝当草，好，这篇稿子就劳你操笔，这里的工作明天由别人来做。”接着问邬嫣娜：“咦，你们报社是很难上稿子的呀，是不是要付版面费呀？”

邬嫣娜摆摆手：“付不付版面费要看稿子，我这位同学写的稿子肯定不用付。”说罢想了想，接着说：“不过，稿子要是刊登了，你要给他奖励，因为当今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

总经理不无激动：“当然奖励，这篇稿子刊登了会让我们酒店的形象大放光彩，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这样吧，我初步考虑，这篇稿子要是刊登了，我免掉他的全部抵算份额，同时，他在这儿为我工作，我按每天一百元给他报酬。”

本来，袁志仁并未打算承担此项写稿任务，他虽然新闻专业成绩优秀，但尚未有新闻作品在报刊上刊发过，对能否担此重任心里没底。可是，当听总经理说到如果稿件刊登可以免掉他的全部抵算份额，他怦然心动，因为这意味着他用不了二十多天就能回家。而不能按时回家是他很大一块心病，同学们都走了，今晚